

探豚沧州中医药文化

大医旧居 穿越百年

——黄骅市张锡纯纪念馆开馆侧记

本报记者 哈薇薇

张锡纯故居是沧州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此处故居被修缮一新——张锡纯纪念馆在黄骅市大仁村正式揭牌。历经4年的申报立项、修葺，张锡纯曾经生活、教书的外祖家旧居，百年之后再展新姿。自此，黄骅市、天津市两座张锡纯纪念馆遥相呼应，共同成为研究、继承、发扬张锡纯学术思想、人文精神的遗迹和遗存。



张锡纯纪念馆的院子。

展陈百年前大医遗迹

10月15日，人们满怀对大医张锡纯的崇敬之情，共同见证张锡纯纪念馆在黄骅市大仁村开馆的激动时刻。沧州市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建、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室主任刘建以及盐山县政协原副主席吕少军等众多地方知名文化学者齐聚老屋。揭牌仪式由张锡纯外祖家后人刘佳昊主持。

张锡纯纪念馆坐落于黄骅市大仁村西将军巷，系青砖土坯结构古宅。整体院落正房四间、东厢房两间、南房两间、大门楼一座，迄今已有百年历史。故居正厅供奉着三幅刘氏先贤“老影”，东西两侧墙壁分别悬挂着大仁村刘氏世系和盐山县张边务村张氏世系。东屋为张锡纯外祖母寝室，西一屋为张锡纯著书室，西二屋为张锡纯问诊室，南房为张锡纯训蒙之学堂，东厢房展示张锡纯生平事迹及弟子们使用过的药具。这些遗迹遗物，可供人们缅怀。100多年前，张锡纯在这里写教案、读医书、探讨医学，为乡邻把脉诊病，他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张锡纯外孙张远泰激动地说：“从前，高祖张锡纯在这里训蒙、行医、著书时，得到亲人们的关爱和支持；如今，沧州市及黄骅市各界大力弘扬张锡纯的医德和学术思想，我表示衷心感谢。”

沧州市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建评价：“张锡纯不仅是沧州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不能丢弃先辈高尚的德操、高深的见地、高超的技能。文化自信，是民族振兴的精神脊梁。只有精神脊梁坚挺的民族，才有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各界促成张锡纯研究落地

刘佳昊10月15日早早回到老家黄骅市大仁村，等待迎接来自沧州各地的文化学者、医界代表，以及张锡纯外孙张远泰，请大家一起见证激动人心的开馆仪式。

从2018年祖屋申报立项，到2021年1月沧州市政府公布张锡纯故居成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再到张锡纯纪念馆的揭牌，刘佳昊有幸全程参与并见证。

刘佳昊依稀记得，2007年的一天，大仁村的小巷里走来了一对老夫妻，他们用浓浓的乡音和巷子里的人打招呼。原来，离家半个世纪、远在吉林省汪清县的全国知名老中医刘宝恒回来了。因刘宝恒属羊、乳名羊，而刘佳昊的祖父与刘宝恒又是近族兄弟，所以刘佳昊顺理成章地叫他“羊爷爷”。听说他们回来了，刘佳昊分外欢喜，前去看望。

除了关心晚辈们的学业和生活，刘宝恒还讲述了许多张锡纯在外祖家的生活趣事。比如张锡纯小名张新，是大仁村“三个好外甥”之一、绰号“石膏先生”等，这一切都让刘佳昊感到既新奇又激动。

刘佳昊说：“羊爷爷回家后，几乎没有休息，就开始挨家走访，探寻张锡纯曾经在大仁村的痕迹，这给了我很大触动。”2010年10月，省中医药学会在沧州召开张锡纯学术思想研讨会，刘宝恒受邀参加，也因此有机会再回故乡。刘佳昊一路相随，聆听到更多张锡纯的事迹。他越发觉得，作为张锡纯外祖家的后人，要学习刘宝恒锲而不舍的精神，努力挖掘和保存张锡纯的历史遗迹，以宣传好张锡纯为己任。

2018年，张锡纯故居立项，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月，好消息传来，张锡纯故居被成功列入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的成功，离不开《沧州日报》持续的大力宣传和呼吁，离不开文化界、医疗界人士的帮助与支持。”刘佳昊说。

穿越百年再续医缘

张锡纯外祖父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家族？这得从大仁村说起。大仁村，位于黄骅市城区正南8公里处，旧属盐山县海丰铺，今属黄骅市黄骅镇。据《渤海刘氏家谱》记载：“明永乐二年（1404年），始祖祖率潼、浦、涣兄弟三人……并置庄田于仁村。后来，部分族人徙此定居，取‘大修仁德’之意，命名‘大仁村’。”自明初以来，刘氏一族耕读传家、富而好礼，迄今已繁衍20余世、万余人，是方圆百里的望族。

张锡纯又为何多次、长年住到外祖家？这里也有故事。

张锡纯出生于盐山县张边务村一个书香门第，祖父、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秀才。1882年，22岁的张锡纯做了新郎。谁知刚结婚不久，他的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他办完父亲的丧事、收拾起悲痛的心情后，就去了大仁村外祖父家。为完成祖父辈的遗愿，他随外祖父的堂弟、人称“举人六爷”的刘聘廷温习功课，以图再取功名。此时，他已经开始学习中医典籍，“读经与习医并重”。堂舅父刘照春和刘钟庆，对热衷祖国医学的张锡纯来说，亦是难得的良师。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支持义和团运动的张锡纯，再次避难到大仁村。之后数年，他在大仁村一边教书，一边行医，《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的多篇医稿，就是在这时写作完成的。外祖家的老屋中留下了他钻研医书、勤奋耕耘的足迹。

就这样，张锡纯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大仁村的好外甥。他知书达理、平易近人，提起“张新”，没人不竖大拇指。张锡纯知恩图报，始终关心着外祖家里人的生活情况。大仁村外祖家祖宅，就是他于1922年出资翻修的。刘宝恒回忆说：“我近族祖父刘文绪跟随锡纯先生学医多年，甚得先生赞扬，但他并没有挂牌行医。记得我童年时，文绪翁家的南厢房中放着两对药橱，这是锡纯先生当年设计的，后来一直存放在大仁村卫生院药房。”

药房。”

为寻觅当年张锡纯设计、制作和使用的药橱、药柜等旧物，2021年刘宝恒再次回乡探亲时，与刘建、刘佳昊等先后到仁村乡卫生院、兽医站等处寻找。遗憾的是，岁月流逝，这些物件或丢失、或毁坏，早已不知去向。如今，张锡纯纪念馆开馆，远在东北的刘宝恒听闻消息，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说：“历经百余风雨的老屋，如今由政府出资，修葺一新，建为张锡纯先生纪念馆，真乃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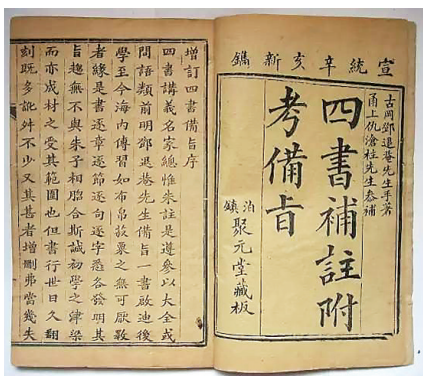
纪念馆南房，张锡纯曾在此教书。



纪念馆

千余件(册)实物古籍记述泊头雕版印刷历史

本报讯（记者祁凌霄）近日，泊头收藏家靳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他20多年来收集的泊头雕版印刷的实物和古籍，目前已搜集到1000多件（册）。在收集过程中，他和友人还发表出版了关



清代末期泊头“聚元堂”印刷的古籍。

于泊头雕版印刷的系列学术著作。近期，他正在对泊头历史上的每一个书铺堂号进行研究，并开始写作有关文章。

泊头雕版印刷是沧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中期左右，通过运河的南北经济文化交流，雕版印刷业开始扎根泊头，并迅速发展起来。在2006年中国近代印刷史研究会召开的学术年会上，泊头雕版印刷历史规模和技术传承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泊镇被誉为近代雕版印刷重镇。据了解，泊镇是泊头的前身，在清道光年间就有雕版印刷，至民国时期，从事出版印刷业的书铺有十数家。外地一些著名的书铺如总铺在重庆的“善成

堂”在北京设分号之前，就在这里设立了分号。各书铺所印书籍，除了经史子集等读书人科举所需的书籍外，还印刷了大量民间用书，如医卜、星象、纸牌、家谱等。

作为资深收藏家，靳先生从上世纪末开始收集泊头雕版印刷的实物和古籍，至今积累了千余件（册），部分实物和古籍均是孤品、孤本。基本囊括了整个泊头雕版印刷的历史，见证了历史上泊头雕版印刷业的繁盛，已成为整体了解研究这一文化的系统文献资料。靳先生说，泊头雕版印刷多属坊肆刻书，堂号很多，如“同元堂”“三元堂”“裕元堂”等。根据目前这些资料来看，各堂号都有实物存世，仅从“周家刻字铺”发展而来的“聚元堂”

书铺，就印书50余种，上千册之多。在印刷技术上，铜版、活字版都有。清同治之后，“树德堂”“聚文堂”“树信文局”等书铺纷纷出现，泊头形成一个繁荣的雕版印刷业群体。

利用这些实物，靳先生和朋友出版了《泊头雕版印刷考略》等专著，发表了大量学术文章。他说：“从目前搜集到的实物和书籍看，当时十多家刻字铺、石印局分布在大运河泊镇两岸近半公里长的地方，遍布泊镇全镇。从规模、印刷质量、书籍种类、印刷数量、外地来此设分号等情况看，泊镇可以说是北方印刷业的重镇。为深化对大运河畔这一文化现象的认识，丰富提升大运河历史文化，进行整体的系统化研究很有必要。”



泊镇雕版印刷的吴桥杂技表演宣传单。

土里刨字

张子敬

任丘一代的方言属于冀鲁官话石衡片方言，其流传于农村的方言颇具特色，是研究北方乡土语言的活标本。尽管我曾在乡村，但对于本地许多乡土语言还是觉得很生疏，周围的人也大都处于这种状态。近年来由于工作的需要，也出于文化寻根的志趣，我常常下些“土里刨字”的功夫，因此获得了很多新认识。

有一个“yào”字自小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个字的周围波动着金黄的麦浪。过去农人割麦子，常说捆麦个子要打yào，凡是农村的人都这么念。但到底怎么写，我在乡下问过，基本上没人知道。我曾跟着大人割麦子，自然也这么念，但从没有深究过是哪个字，所以也是模模糊糊，得过且过地迷惘着。民国戏剧家保定人齐如山也是农学专家，那一日翻他的书，看到这个字，才猛然醒悟：原来所谓的yào，竟然是“约儿”，还是个儿化音，约者，约束也。这使我想起保定的儿化音，或许这个字，就是在保定这一带长大的，带着保定的土音。我们这一带口语中，“约”有一个音叫作yāo，到现在，用秤称东西，还叫作约（yāo），你要非说称（chèng），免不了会有怪异的目光飘过来。

民间的字词，听上去很土，但往往已经流传了数百、上千年。生产队时期，赶牲口碎地的有个工具叫作lǎo bā，我一直以为是“老把”这个词。直到近些年，经常翻农学的书才知道，所谓“老把”，实际上应该叫作“耨把”，早在南北朝时期这个工具就已经出现了，许多画像砖上留下了那时人立在耨把上碎地的画像。还有一个字，读作shān，就是割草割首宿时使用的工具，我一直闹不清是哪个字，到前些年才知道是“钐”字。这个字，历史也很早，是南北朝时期的农具，是一种大镰刀，用于割草类植物，现在陕西、河南等地农村还有使用。

再比如，zhuāng dàn，现在好像是句粗话，但早先我从形意上怎么也联系不起来，怎么会是粗话？研读戏剧史，偶有发现，或可解释。北宋时期，杂剧流行，其角色类型有五种，其中有名为“引戏”者，其职能是引出下一场戏，是串联整场演出而不让观众感觉突兀断裂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多数是兼扮女角，称为“装旦”。这样的“装旦”角色，并不是杂剧的主角。或许是看中了“假装”的功能，人们把这样的角色看成是古代演戏的地位低下的“优”，民间发挥语言的延伸功能、贬损功能，把这样的词汇，以一种蔑视的态度，送给了那些弄虚作假、坑害别人的人。经过历史的演绎后，骂人的成分愈加浓厚。无奈扮女角的戏剧大师们“装旦”的很多，于是赶忙换个叫法，把“装”字去掉，直接就叫作“旦”了。一个戏曲的行当就这样定型了。

村人常说“ruǎ儿了”，言衣服磨得起毛了，得小心一点，别弄破了。因为是口语，所以很少上大堂，极其少见。写文章的人宁可绕过去，换个字一样也可以写得销魂。少时学习过冯延巳“手接红杏蕊”的词句，那时并不知道“接”和记忆中的这个怪音怪词有什么关系。前些日子，生出走捷径的遐想，把这个字置于朋友圈里询问，朋友把查到的“接”字的截图发给我，其含义是揉搓、摩擦，是个动词，不是形容词。这才明白，民间是把这个按字形容词化了，变了音，才有了那样的说法。一时的短路，引来了朋友帮忙，体会出“高手出民间”确实不虛。

另一个话题是怎么解释“不当家花拉的”。这个词在《红楼梦》等清代小说里出现过。这是句京话，我们这里也有此说。早年间看《红楼梦》，记得当时大部分诗都能背下来，但对这个词却是懵懂。后来世事纷纭，生活蹉跎，没了那份心情，红楼的梦，连带着这句土语，就成了一个渺渺的幻想。近来心有不甘，绕世界寻找这个词的含义，还真找到了解释。《顺天府志》云：“家”是“价”的转音，无实际意义，是一个语助词。一般百姓解释说，不当，就是“不应该”的意思。《帝京景物略》云：“不当价”就是“罪过”的意思。可见百姓“不应该”的解释有几分道理。至于“花拉”，也应该是一个语助词。如今，这句话，恐怕许多京城人也不大提起了，我们这里更是稀罕。由此妄想，这土腔土调，有谁还会珍惜？

说起天文，农人的眼光很毒辣，硬把遥远的天空和自己的生活的紧密联系起来。我们处于冀中地带，天文和农业的紧密联系，催发了许多民谣，其中就包含着许多对天文现象的总结。村里白发翁都会说，二十二二十三，月亮正南。意思是，农历二十二二十三，黎明时分，月亮到了正南方。我小时候也跟着念叨。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没有认真想过，恐怕村里人也不知其所以然。后来上大学，就拿着《天文考古学》去读，细细琢磨，知道这是月亮运行规律所致，每月的二十二二十三，月亮在子夜时分升起在东方地平线，我们看到了下弦月；黎明的时候，高悬于南方天空；正午从西方地平线落下。

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如果深究，需要下点功夫，明白了，会有很多乐趣。所谓广博知识，大概就得这样积累。很多地方语言，隐藏在语林深处，彰显着历史的痕迹，牵引着历史深处的某种现象，这是我不敢也不应对地方语言小觑的原因。面对大海，愿做一粒沙子；面对知识，愿做永远的学生；面对众人，愿做谦虚的奉献者；面对生活，愿做不怕寂寞、奋力向前的探索者——这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人是要学习一辈子的，哪有停止的道理。